

古代笑话专集

曹林梯 辑注
李 泉

后



颜录



启 颜 录

曹 林 娣 辑注
李 象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启 颜 泉

曹 林 娣 辑注
李 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插页 2 字数 83,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25-0630-4

I·369 定价: 1.10元

前 言

笑话,这种以“笑”为特征的幽默文艺小品,源远流长。由于它内容所涉,小自身边琐事,大至经邦伟业,雅俗兼收,义存箴警,故很早就受到哲人名宦的重视而载之先秦典籍。《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尹文子·大道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等书中都记载过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便是我们所看到的较早的真人真事的笑话。“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睥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诽也。”(《文心雕龙·谐谑》)这“睥目之讴”和“侏儒之歌”,是民间口头创作的讽刺诗,即事入诗,由于偏重于对华元、臧纥形貌的嗤笑,显得滑稽化,亦为笑话之列。由此可见,社会生活是笑话的源泉。政治生活中离不开笑话。先秦诸子在揭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一些深奥哲理,或鞭挞社会病态的时候,往往插进一些幽默风趣的滑稽故事,这虽是笑话和寓言的合流,但单从故事本身来看,和后世的笑话并无二致。如向上坟的人乞讨残馀供品来饱肚子,回家在妻妾面前偏要装得冠冕堂皇,说富贵人请他赴宴的齐人(《孟子·离娄下》);拔苗助长的宋人(《孟子·公孙丑上》);“宁信度、无自信”而终于买不到履的郑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等:这些鲜明的艺术形象,已经成为笑话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究其实,这些笑话故事,均是作者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概括和艺术夸张。在政治生活中,有时

直言不讳不如谐语，所以先秦一些大臣就有以笑话进行讽谏的。如《国语·晋语八》载叔向谏杀竖襄，《晏子春秋》中晏子谏景公欲杀圉人，《史记》载伍举以大鸟为喻谏楚庄王等。在先秦两汉，以讲说笑话来舒忧解颐，是最高统治者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这在客观上成为笑话文学得以成长发展的温床。当时宫中的俳优弄臣，就是讲说笑话的职业能手。他们往往行动滑稽，谐语戏谑以助帝王谈笑。如汉宫中郭舍人帝前射覆、东方朔隐语戏郭舍人、汉武帝以隐语召东方朔等，均足资笑噱，极类后世的谐谈作品。宫中俳优弄臣有时也借笑声以谏。如齐威王酣乐，淳于髡以隐语说之；楚庄王葬马，优孟谏之；秦二世欲漆城，优旃讽之，犹一幕幕妙趣横生的滑稽戏。以上所述讽刺小品，正是笑话这一文学艺术样式的滥觞，依附于经史子书，是滥觞时期笑话的存在形式。

两汉以来，笑话在数量上迅速增长，除载入经史子书外，大量的散见于各种笔记小说和丛谈作品中。西汉司马迁撰《史记》，特著《滑稽列传》，东汉班固的《汉书》，也专为“滑稽之雄”东方朔立传。至汉末，有邯郸淳《笑林》三卷问世，曹植已能记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可见，笑话已自突起门户，自为一体了。此后，“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文心雕龙·谐隐》）。笑话作者的创作实践以及笑话产生的社会效果，开始引起文学评论家的重视。南朝萧梁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为笑话这一文学形式写了一篇《谐隐》的评介文章，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了谐隐的意义，肯定了笑话的社会作用和艺术价值。唐宋以降，搜集成编的笑话集，不下数十种。其中虽不免陈陈相因之作，但佳品也代有所出，笑话特殊的社会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诚如清石成金在《笑得好》前言中所说的：“正言闻之欲睡，笑话听之恐后，今人之

恒情。夫既以正言训之而不听，曷若以笑话怵之之为得乎？予乃著笑话一书，评列警醒，令读者凡有过愆偏私、矇昧贪痴之种种，闻予之笑，悉皆惭愧悔改，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正因为这样，笑话这种讽刺文学样式，得以代代相传，生生不已，蔚为大观。

二

《隋书·经籍志》所记笑话专书，现均已亡佚。王利器据马国翰所辑《笑林》及鲁迅《古小说钩沉》所辑《笑林》，共得二十九则，为迄今所见最早的笑话专集残卷。传为隋侯白的《启颜录》，则是继邯郸淳《笑林》之后较早的一部笑话专书，在我国笑话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启颜录》一书，历代著录颇有歧异：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小说家类，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均著录《启颜录》十卷，题“侯白撰”。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部小说家类，则著录《启颜录》八卷，云“不知作者”，并怀疑此书非《唐志》所载《启颜录》。元脱脱等撰修《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则著录《皮光业启颜录》六卷”。此后遂不见著录。

今存《启颜录》遗文，见于唐开元敦煌写本残卷、北宋《太平广记》及南宋曾慥《类说》的零星辑录中。有两个问题必须讨论：一、《启颜录》作者及成书年代；二、今存《启颜录》遗文是否出于同源。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新旧《唐书》皆云《启颜录》作者是隋侯白。侯白，隋初人，而书中杂有许多唐人时事，故有人认为原出侯白，又经唐人增益。侯白是否曾作过《启颜录》，笔者尚存疑窦。今《隋书》侯白本传著录其所著书《旌异记》十五卷，行於

世，而只字未提所著《启颜录》。《隋书》纪传部分的撰稿人魏征、颜师古、孔颖达等人都是隋末唐初人。据侯白本传，侯白死于隋高祖朝，“时人伤其薄命”，看来并非年老寿终。杨坚灭陈统一全国在公元五八九年，卒年为公元六〇四年，则侯白当死于公元五八九年至公元六〇四年之间，和参加过隋末农民起义的魏征应属同代人。由此可见，《隋书》所记隋事，实为时人记时事，足可征信。如果侯白真著有十卷《启颜录》，何以不见《隋书》本传，却见于后晋和北宋时人撰写的新旧《唐书》呢？确实，今存《启颜录》中有记侯白“一己之言行”的，但是否为侯白所写呢？文中叙名，径称侯白，若是侯白所写，便有违古人习惯。古人自称己名以示谦虚，但并不连呼己姓；他人称侯白，应呼其字“君素”。从书中称谓来看，明显是后人追述的口气。文中涉及的名物，也每可见实为唐人手笔。如“侯白过村”一则，有“主人将箏及琵琶、尺八与白令作音乐”句，其中“尺八”系吹奏乐器，始见于唐。《旧唐书·吕才传》云：“唐吕才制尺八，共十二枚。”这是“尺八”的最早出处。吕才死于公元六六五年，“尺八”之名，显非侯白所能知。侯白所著《旌异记》今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得十条，所记皆神鬼怪异、佛教应验之事，与今本《启颜录》遗文大异其趣。即此数端，可见侯白撰《启颜录》之说，值得怀疑。据侯白本传，白“好为俳谐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知名度之高，略可与汉之东方朔比肩了。今传为汉人小说者，有的托名于东方朔，是否后人会像托名东方朔那样托名于侯白，也未可知。侯白本传所载其嘲杨素之事，唐人朱揆采辑进他的笑话专书《谐谑录》中，名为“牛羊下来”。可见，侯白因好俳谐著名，唐初史家就已采其俳谐故事入史，后之笑话作者编集其俳谐故实，踵事增华，托名于侯白本人，并不是不可能的。

那末，《启颜录》成书于何时呢？今存《启颜录》一〇四则，杂记先秦、两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时事，其中明写唐人唐事者有三十余则，数量为各代之冠。所记唐前事，有的也见诸唐初类书。成书于武德七年（624）的《艺文类聚》，讽谏部中就有十几则故事与今存《启颜录》佚文相同，分别引自《三国志》、《后汉书》、《晏子春秋》、《诸葛恪别传》、《晋中兴书》、裴启《语林》等书，这当为《启颜录》作者之所本。《启颜录》佚文中出现的唐代知名人物欧阳询、令狐德棻、李勣、崔行功、敬播等人，均为高祖、太宗、高宗时人。由此推测，今存《启颜录》为唐初时人撰，著作时间的下限大约在唐开元前。至于上限，似乎应在《隋书》修成的贞观十五年（641）以前。

今存《启颜录》诸辑本，是否均源于唐本，这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新、旧《唐书》中载《启颜录》十卷，卷帙、作者相同，应即为唐人所写之本。北宋初《太平广记》收录六十余则，其中和今存唐敦煌残卷《启颜录》重复者有十则，引录时既署出《启颜录》，无疑为同一本书，与唐写本所祖同源，可证北宋时唐本尚存。南宋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启颜录》只剩八卷，云“不知作者”，并怀疑《唐志》所记侯白《启颜录》十卷“未必是此书”。陈氏之推测尚缺根据。考今存南宋曾慥《类说》中所辑《启颜录》十七则，其中竟有十四则同于唐开元写本和《太平广记》，陈、曾二人所见《启颜录》是否同一本书，不得而知，但起码可以证明南宋曾慥所见《启颜录》实与唐写本、《太平广记》同源，引录之少，只能说明南宋时《启颜录》已非完帙。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所著，均引录陈氏之说，马氏似乎并未见到此书，实不足为据。是否另有人撰《启颜录》，或如《宋史·艺文志》所云为五代皮光业所著呢？皮光业曾为吴越国丞相，著有《皮氏见闻录》，如果他真有《启颜录》六

卷存世，为何不见本传及宋人著录，直到元时《宋志》才有所著录呢？何况，皮光业如另有《启颜录》，必定会见于元、明诸辑本中，但今存明辑《启颜录》各本条目皆与唐写本和《太平广记》本同，足证出于同一源流。

根据以上分析，今传《启颜录》辑本应为唐开元前无名氏所撰。《启颜录》十卷，北宋时尚存，南宋已非完帙，明后即佚。

三

今存《启颜录》政治性笑话较少，较多的是社会生活性笑话，而且描写对象绝大多数是真人真事，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其内容有讽刺最高统治者愚蠢昏愤的：如秦优旃以麋鹿御寇讽秦始皇，以漆城之荫刺秦二世（《优旃》）；蜀简雍谏刘备禁酿具（《简雍》）。有揭露朝庭官吏的愚陋凶残的：如洛阳令柳真判案时，转身即忘却犯人，赶其出去（《柳真》）；尚书员外王德不认识厅所番官（《王德》）；陈长沙王叔坚虐打仓曹（《陈长沙王叔坚》）。有对达官贵人、富人名士的嘲弄：如裴略以欢谑之言嘲温彦博、杜如晦妨贤路（《裴略》）；侯白以“九尾胡”捉弄企图以瑞物取媚君主的富人（《此是九尾胡》）；嘲笑别人反自取其辱的刘道真（《刘道真》）；大白天睡觉、四体不勤却自作聪明的冬烘学究边孝先（《边韶》）等。有对一般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所犯错误的委婉嘲讽：如不明事理、自以为是、吃尽苦头尚不自觉的戴瓮老人（《瓮帽》）；随心所欲地对新情况作出错误解释和判断、不愿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州人（《同州人》）；痴钝不识羊、猴，被人捉弄尚不自觉，只好吟诗作句自我宽解的梁时书生（《一书生》）；明明受了风寒发热，却诈称服药石发热以冒充富贵人家的魏市人（《魏市人》）等。对出使别国，巧于辞令、不卑不亢的晏婴、费祎、诸葛恪、蔡洪等历史人

物，作者也流露出由衷的赞赏之情。

《启颜录》取材较广，或取子史之旧文，或拾当时之琐事，上自先秦，下迄隋唐，从中尚可窥见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气氛和社会习俗之一斑。书中政治性笑话以先秦为多，专事笑谑的俳优尚敢讽谏君主。汉后帝王独尊，这类笑话也就罕见了，诸子论议，也多趋正言法语。自魏以来，颇非俳优，而文士嘲隐，遂化为谜语，笑话文学也转而以生活性笑话为主要内容。本书虽存残篇，但这条发展踪迹仍依稀可辨。书中反映了六朝特别是北齐时佛教、道教论难辨说的盛况（《论难》），人们谙熟佛经，往往能随口吟诵佛经语相酬嘲，如陈主以《观音经》语戏弄卢思道，思道还以《观音经》语（《罗刹鬼国》）；薛道衡聘南朝，与僧人以《法华经》语相酬嘲（《薛道衡》）。书中还反映了文士和佛教徒们对音韵反切的娴熟，他们将其作为笑谑工具，自如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东汉末魏晋年代，印度“声明论”（音韵学）随佛教传入中国，在梵文拼音字母的影响下，魏孙炎作《尔雅音义》，创立了反切。六朝文人都喜用“双反语”相讥嘲，即将反切上下字的位置对调。三国至唐，人们利用这种言语声变之法，利口嘲弄，成为习俗。在本书中颇有几则。如“木桶”转为“幪秃”便是双反语，“木桶”切“幪”，“桶木”切“秃”（《邓玄挺》）；同样“奔墨”的双反语作“北门”（《安陵佐史》），“天州”的双反语作“偷𧈧”，“毛贼”的双反语作“墨槽”，“曲录铁”的双反语作“契𧈧秃”（《契𧈧秃》），都属于文人卖弄机智的游戏。他如用《千字文》句巧述己意（《千字文语乞社》），或用《千字文》原句歇后隐去末字，成为三字句相嘲咏（《封抱一》、《患目鼻人》），乃至猜谜射覆（《承大家热铛》）、拆字以嘲姓氏（《马王》、《徐卢》等），皆魏以来文士之风习。书中也有化用佛经故事铺演成篇的，如《昏忘门》载董子尚村人买奴事，睹镜中之人，子、父、母、

师婆等皆认己为他人，其构思特点颇似《笑林》之《不识镜》，实应溯源于《杂譬喻经》卷下二九及《百喻经》中之“妒影”。

《启颜录》内容雅俗兼收，文字却都通俗晓畅，往往涉笔成趣。作者颇能以家常琐事、切身见闻作譬。如《高敖曹》中杂诗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瓮瓮张口，卷席床剥皮。”这里，握槊和围棋均属日常博戏，瓮和席床又多是家常用品，诗句文意醒豁，形象生动，足可解颐。

当然，书中也有不少诋嫚媒弄之辞，只供嬉笑，无益时用。如徐陵对寒暖事，卢思道、徐陵应对，皆谬辞诋戏。有些笑话专嘲人长相、名姓，骂僧侣，唾胡人，这类鄙俚不文的恶谑，不仅欠高雅，而且有失文明，这也就是鲁迅批评的“好以鄙言调谑人，诙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之属。从中我们可看出当时贵族文士精神之空虚，生活之无聊和趣味之低下。

四

本书汇集历代《启颜录》旧辑本进行辑录，按版本时代先后序次。据以辑录的本子共三种：

唐敦煌写本残卷（以下简称唐写本），末有“开元十一年（728）八月五日写了，刘丘子於二舅家”题记，是现存最古的一个本子，据此本辑得四十则；

北宋《太平广记》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以下简称《广记》），系以明谈恺刻本为底本、参酌明清其他刻本校正排印的，据此辑得六十一则；

南宋曾慥辑《类说》明刊本（以下径称《类说》），据此辑得三则。

用以参校的后世旧辑本有：

元末陶宗仪辑《说郭》宛委山堂本（以下径称《说郭》）；

明陈禹谟辑《广滑稽》万历甲寅(1614)本(以下径称《广滑稽》);

明许自昌辑《捧腹编》万历己未(1619)本(以下径称《捧腹编》);

明吴永辑《续百川学海》本(以下简称《学海》);

王利器辑《历代笑话集》(以下简称王本)。

此外,因《启颜录》所载每有所本,故亦以有关书籍及类书所引参校。

本书所辑,已非原本真貌。唐写本与原本应最为接近。今唐写本仅存《论难》、《辩捷》、《昏忘》、《嘲诮》四篇,大约原书分篇,篇有标目,每篇又辖数则,这就表示原书内容分类,故事当以类相从,类即标目之所依据,实刘义庆《世说新语》之一体。《广记》和《类说》则不标篇名。《广记》大体以人名标目,有时一人目下括数事,略存唐写本之遗意,今辑之从旧,为清眉目,按事析为数则。《类说》均以事标目,离原本之貌更远。为便于查找,本书在目录部分除按则标目外,又加标细目。

本书取材,凡同一条文而分见于各书者,均以年代最早的辑本为底本辑录。

本书文字校订,凡参校本中显属衍脱讹倒之异文一般不出校,仅以有参考价值者出校;同一条各本文字差异较大的,只在校记或按语中说明或引录,不重复出条。

本书注释,每则均加按语说明材料来源,凡文有原始出处者,均辨析源流。注文务求精练,一般不作过多征引。

因水平所限,书中错误一定不少,敬希读者批评。

辑注者

一九八七年四月

目 录

前言	(1)	16 柳真	(16)
论难	(1)	17 董子尚村	(16)
1 北齐高祖设聚		18 瓮帽	(18)
会	(1)	19 一书生	(19)
2 高祖尝作内道		20 同州人	(19)
场	(2)	21 痴人	(20)
3 儒生会讲	(3)	22 陈长沙王叔	
4 论孔子弟子	(4)	坚	(20)
5 佛是日儿	(5)	23 隋郑元昌	(21)
6 卢嘉言	(5)	24 河东下里风	
7 赵小凡	(6)	俗	(21)
辩捷	(9)	25 将钱绢向市	(22)
8 徐之才	(9)	26 虢州录事	(22)
9 徐陵聘魏	(9)	27 常青奴	(23)
10 薛道衡	(11)	潮消	(24)
11 罗刹鬼国	(12)	28 王卢	(24)
12 傍卧放气	(13)	29 徐卢	(24)
13 侯白捷辩	(14)	30 马王	(25)
昏忘	(15)	31 绵绵割两耳	(25)
14 王德	(15)	32 张荣	(27)
15 一人多忘	(15)	33 酒肆	(27)

34 裴略……………(28)

35 贾元逊……………(30)

36 侯白尝出京
城……………(30)

37 侯白过村……(31)

38 此是九尾胡…(31)

39 忆馐吃……………(32)

40 铃语……………(33)

41 优旃……………(34)

麋鹿御寇

漆城之荫

42 简雍……………(35)

43 晏婴……………(35)

使狗国者入狗门

晏子对以橘

44 边韶……………(36)

45 张裔……………(37)

46 张裕……………(38)

47 薛综……………(39)

48 诸葛恪……………(40)

韩文晁

马矢、鸡卵

49 费祎……………(40)

50 王戎妻……………(41)

51 杨修……………(42)

52 孙子荆……………(43)

53 蔡洪……………(43)

54 陆机……………(44)

千里莼羹

陆潘对答

55 诸葛恢……………(45)

56 韩博……………(46)

57 王绚……………(47)

58 孙绍……………(47)

59 魏市人……………(48)

60 王元景……………(49)

61 石动筩……………(50)

承大家热铛

胜伊一倍

齐文宣帝

62 侯白……………(51)

子在回何敢死

应是六斤半

遭见贤尊

素白剧谈

此是阿历

此是餧子

真所谓孝乎

当作号号

63 刘焯……………(55)

64 山东人……………(56)

65 吃人……………(57)

66 李勣……………(57)

67 李荣……………(58)

- 68 令狐德棻……(58)
- 69 崔行功……(59)
- 70 边仁表……(60)
- 71 长孙玄同……(60)
- 蛊毒人
- 短人行
- 必复其始
- 苟利社稷
- 72 松寿……(62)
- 73 何敢望回……(62)
- 74 邓玄挺……(63)
- 木桶为幞秃
- 因何尤箭
- 此树不畏萧机
- 侏儒郎中
- 75 窦晓……(64)
- 76 杜延业……(64)
- 77 路励行……(65)
- 78 千字文语乞
- 社……(65)
- 79 山东佐史……(67)
- 80 程季明……(68)
- 81 诸葛恪……(69)
- 82 繁钦……(70)
- 83 刘道真……(70)
- 84 祖士言……(71)
- 85 卢思道……(72)
- 86 李愔……(73)
- 87 赵神德……(74)
- 88 欧阳询……(74)
- 89 刘行敏……(75)
- 90 窦昉……(76)
- 91 甘洽……(76)
- 92 契绾秃……(77)
- 93 安陵佐史……(77)
- 94 封抱一……(78)
- 95 为有苜蓿气……(79)
- 96 患目鼻人……(79)
- 97 伧人……(80)
- 98 田媪……(80)
- 99 高敖曹……(81)
- 100 姓房人……(82)
- 101 殷安……(82)
- 102 煮簪为笋……(83)
- 103 羊踏破菜园……(84)
- 104 命群臣为大
- 言……(84)
- 附录一
- 隋书侯白传……(85)
- 附录二
- 历代著录……(86)
- 附录三
- 主要参考书目……(89)

论 难^{〔1〕}

1 北齐高祖尝以大斋日设聚会^{〔2〕}。时有大德法师开讲^{〔3〕}，道俗有疑滞者，皆即论难^{〔4〕}，并援引大义，广说法门^{〔5〕}，言议幽深，皆存雅正。石动筩最后论义^{〔6〕}，谓法师曰：“且问法师一个小义，佛常骑何物？”法师答曰：“或坐千叶莲花^{〔7〕}，或乘六牙白象^{〔8〕}。”动筩云：“法师全不读经^{〔9〕}，不知佛所乘骑物。”法师又即问云：“檀越读经^{〔10〕}，佛骑物何？”动筩答云：“佛骑牛。”法师曰：“何以知之？”动筩曰：“经云‘世尊甚奇特’，岂非骑牛^{〔11〕}？”坐皆大笑。又谓法师曰：“法师既不知佛常骑牛，今更问法师一种小事^{〔12〕}：比来每经之上^{〔13〕}，皆云价直百千两金；未知百千两金，总有几斤^{〔14〕}？”法师遂无以对。一坐更笑。

按：此条据唐写本辑录，以《广记》二四七参校。《广记》列“石动筩”目下。

【校注】〔1〕论难——原误衍“辩捷”二字。论难，辩论诘难。

〔2〕北齐高祖——即高欢（496—547），一名贺六浑，北朝渤海蓟人。欢执魏政十六年，及子高洋废东魏建北齐朝，追尊为神武帝。大斋日——即大设斋食，供养僧众之日。〔3〕讲——原本缺，据《广记》补。大德法师——佛教对上层僧侣的尊称。〔4〕《广记》“难”下有“议”字。

〔5〕法门——佛教指修行者入道的门径，也泛指佛门。〔6〕石动筩——北齐名优。〔7〕千叶莲花——莲花为佛教的象征。据佛经记载，佛陀本

为天上菩萨，下凡降生到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境内）国王净饭王家。佛陀降生前，净饭王的宫廷中现出八种祥瑞，其中之一就是池沼内突然盛开大如车盖的奇妙莲花，故佛陀成道后，布道时坐的座位即叫“莲花座”。

〔8〕六牙白象——据佛经载，佛陀为天上菩萨，后化作一头六牙白象入胎于净饭王后摩耶夫人之腹。〔9〕全——《广记》作“今”。〔10〕檀越——施主。梵语陀那钵底，亦译作“檀那”。〔11〕世尊——佛家对释迦牟尼的尊称，梵语“路迦那他”、“薄加梵”的义译。所谓“佛备众德，为世钦仰，故号世尊”。奇特——奇，与“骑”谐音。特，公牛。故曰“岂非骑牛”。〔12〕小事——《广记》作“法义”。〔13〕比来——近来。〔14〕总——原讹作“摠”，于义不可通。据上下文意订正为“摠”，“总”之俗字。

2 高祖又尝作内道场〔1〕，时有一大德法师，先立“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义。高祖乃令法师升高座讲，还令立其旧义。当时儒生学士，大德名僧，义理百端，无难得者。动筭即请难此僧，必令结舌无语。高祖大悦，即令动筭往难。动筭即于高座前褰衣阔立〔2〕，问僧曰：“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动筭又翘一脚向后，一脚独立，问僧曰：“更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一脚。”动筭云：“向有两脚，今有一脚，若为得无一无二〔3〕？”僧即答云：“若其二是真，不应有一脚，脚既得有一，明二即非真。”动筭既以僧义不穷，无难得之理，乃谓僧曰：“向者剧问法师〔4〕，未是好义，法师既云‘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今问法师此义，不得不答。弟子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5〕，今者天子一人，临御四海，法师岂更得云无一？卦有乾坤〔6〕，天有日月，皇后配于天子〔7〕，即是二人，法师岂更得云无二？今者帝德广临，无幽不照，昆虫草木，皆得其生，法师岂更得云无是？今既四海为家，万方归顺，唯有宇文黑獺〔8〕，独阻皇风，法师岂更得云无非？”于是僧遂嘿然无以应〔9〕，高祖抚掌大笑。